

●留在东北战场的回忆

XUE YE XIONG FENG

雪野雄风

●李运昌 等著

白山出版社

目 录

序.....	伍修权 (1)
挺进东北.....	李运昌 (4)
进军东北的最初时刻.....	曾克林 (8)
抗联同苏军一道解放东北.....	王明贵 (16)
到东北去生根开花结果.....	惠 根 (22)
三五九旅北上记.....	刘转连 (26)
告别延安 挥师北进.....	赵承金 (31)
横渡渤海 进军辽东.....	李丙令 (41)
从胶东到东北.....	凌少农 (46)
从苏北到东北.....	张竭诚 (53)
进军东北后的第一个歼灭战.....	江拥辉 (65)
首战四平.....	翟仲禹 (81)
三保本溪.....	吴 伟 (87)
争夺长春之战.....	贺庆积 (96)
初试锋芒	郭 冷 (114)
保卫四平	陈万明 (118)
忆新站、拉法战斗	凌少农 (122)
如此调处	凌少农 (128)
北满剿匪纪事	刘转连 (137)
忆合江剿匪斗争	贺晋年 (144)
牡丹江剿匪战斗	刘贤权 (157)
攻克宁城	黄鹄显 (166)
战西丰	黄 宇 (170)

新开岭围歼“千里驹”	胡奇才	(179)
三下江南	刘震	(188)
回忆其塔木战斗	庞世庆	(195)
张麻子沟伏击战	唐青山	(199)
突围	左勇	(205)
难忘的乳汁	张树权	(213)
四保临江	肖劲光	(216)
战斗在松花江上	吴守业	(225)
怀德之战	尹培良、黄良成	(234)
骑兵师攻占郑家屯	孟克毅	(242)
攻克昌图	张竭诚	(246)
坚持辽南	范振超	(252)
三战四平	唐青山	(261)
一个俘虏兵的故事	姜玉	(267)
破袭	肖全夫	(271)
朝阳重见天日	曹雅雅	(277)
四战四捷	刘道生、黄鹤显	(283)
激战在英窝山	皋锋	(289)
白龙驹山歼敌记	邵宝殿	(298)
侦察兵的故事	田世学	(302)
风雪兴安岭	杜青海	(310)
忆彰武攻坚战	王仲儒	(315)
开原战斗	蒋克诚	(319)
血染王道屯	王秀法	(324)
血战温家台	赵兴元	(330)
忆辽阳攻坚战中的炮兵	姚路	(341)
四战四平	李忠信	(344)
二打隆化	王更新	(351)
董存瑞	邱顺义	(356)

为攻克义县开路	陈友芳 (369)
塔山阻击战	李丙令 (374)
塔山, 坚不可摧的防线	乔云昌 (380)
鏖战锦西	周仁杰 (385)
锦北合成燃料厂外围战	王仲儒 (398)
砸碎十二亩地	杜 博 (401)
突破团管区	颜文武 (408)
血染的锦旗	王宝珍 (413)
梁士英	张业香 (419)
回忆锦州攻坚战斗	叶荫庭 (425)
南下北宁线直捣锦州城	吴富善、高体乾 (432)
扫清外围 直逼锦州	段苏权 (446)
攻占锦州东大梁	张进、郝子义 (454)
突破锦州	曹雍雅 (460)
围困长春的日日夜夜	邹 衍 (468)
在敌群中	朱世良 (477)
拉开辽西会战的序幕	贺庆积 (481)
扼住廖耀湘兵团西进的咽喉	刘转连 (492)
围歼廖耀湘兵团	徐国夫 (499)
寒露时节战辽西	孙永泉 (507)
遏止敌“西进兵团”南逃营口	宋世永 (516)
晨曦中, 我走出阵地	王宝义 (521)
五分钟歼敌“五个军”	冯秀生 (524)
辽西会战 解放沈阳	刘 震 (527)
势如破竹取沈阳	张竭诚 (531)
消灭沈阳残敌的战斗	颜文武 (537)
目标: 沈阳	邵宝殿 (540)
攻克沈阳东大营	刘同盛 (545)
抚顺之战	赵东寰 (548)

解放本溪	吴 伟 (553)
在营口追击战中	林有春 (559)
修通胜利之路	郭维城 (562)
奔驰在战场上的汽车兵	姚德智 (566)
为适应大兵团作战需要	单志辉 (571)
一切为了前线	赵德才 (575)
十万发炮弹和一千门火炮	曹慕尧 (580)
筹粮记	郝文祥 (583)
战场上活跃着一支小队伍	刘 扑 (588)
编后记	王笑兰 (591)

序

伍修权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东北全境取得伟大胜利的40周年。40年前即1948年的11月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继攻克锦州，解放长春，会战辽西之后，解放沈阳、营口，以歼敌47万余人的重大战果，胜利地结束了声震中外的辽沈战役，全部解放了东北大地，最后地结束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在东北的罪恶统治。当东北解放40周年来临之际，沈阳军区的同志把他们编辑的东北解放战争回忆录选集——《雪野雄风》一书奉献给读者，这无疑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纪念。

《雪野雄风》中各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当年曾经驰骋于东北战场上的指挥员或战斗员，他们以质朴的情感，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的文字，记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不同的侧面再现了当年战场上的拼搏情景，反映了东北解放战争艰苦而壮丽的战斗历程。

我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即1945年9月，奉命同彭真、陈云、叶季壮等几位同志一道从延安去东北工作的，有幸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的整个过程。因此，我对书中记述的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是比较熟悉的，读来感到亲切。

我国的东北，是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最大的中心，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美反动派曾经有过一个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美梦，为了把梦想变成现实，他们曾以极大力量来抢占东北。但是，东北毕竟是人民的东北，解放东北是中国人民解

放战争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东北广大军民肩负的神圣使命。早在当年9月，中共中央在发给各中央局的《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中，就明确地提出：

“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为达此目的，我党同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东北我军在广大人民的支援下，同国民党军队及其收编的政治土匪武装在战场上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激战。

东北人民解放战争若是从1945年11月16日国民党军队侵占我山海关算起，至沈阳、营口解放为止，整整进行了三年还多了一点时间，大体上经历了这样几段：从我军挺进东北不久，即在不利条件下被迫作战，自山海关且战且走直到松花江边，这一段的基本特点是敌强我弱，敌进我退。接着是我军从1946年底至1947年4月初进行的“四保临江”、“三下江南”作战，加上根据地建设的迅速发展和大股土匪被肃清，战场上出现了敌由进攻到防御，我由防御到进攻的历史性转折。再就是夏、秋、冬三大攻势连战连捷，直到辽沈决战全歼敌军，赢得东北全境解放。这是一个伟大的波澜壮阔的战斗历程，是东北我军从战略撤退到站稳脚跟、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从战略决战到取得最后胜利的光辉历程。

在三年的浴血奋战中，我军在东北战场上共歼灭敌军一百余万。这一胜利，使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意义是重大的。中共中央在为东北全境解放而发出的贺电中指出，这一胜利“粉碎了中美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迷梦，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

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党中央一系列正确方针和英明决策的结果，是东北前后方全体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斗的结果，是关内各解放区军民胜利配合的结果。

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东北人民给予东北人民解放军以巨大的支援，在三年的斗争中，东北人民参军人数达160万，支前民工达313万人次，出担架206178副，出大车306710辆次，出马匹907020头次，出粮食450万吨，有力地保障了战争的胜利。

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我军干部、战士继承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发扬了艰苦奋斗和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创造了令人难忘的光辉业绩。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广大军民为解放全东北而团结一致、百折不挠、勇于牺牲和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华民族的振兴，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就，要靠全体人民的努力，要靠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奋斗。我们回顾革命战争年代的斗争历程，就是为了把战争时期创造的精神财富转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力量。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地指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邓小平同志概括的革命战争年代的“五种精神”，就是我们在为创造美好未来而奋斗的过程中应该具备和发扬的精神。我深信，在党的十三大精神的鼓舞下，战争年代的可贵精神一定能够在改革、搞活、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开出灿烂的鲜花，结下丰盛的硕果！

在《雪野雄风》一书即将问世之际，应编者之约，写下了上面一些回忆和感想，不妥之处，请予斧正。

1988年2月于北京

挺进东北

李运昌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出兵远东。8月9日，苏军沿中苏、中蒙、中朝边境3500公里的战线，从东、北、西三面，向日本关东军和伪军发动了进攻。

8月9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宣布我国抗日大反攻到来。10日，朱德总司令发布第一号命令，令各解放区部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和民兵，举行大反攻，消灭日伪军，收复失地。11日又发布第二号命令，令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万毅、张学诗率所部挺进热河、东北，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前进。

我当时担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我们接到命令后，立即在冀东丰润县大王庄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抽八个团、一个营、两个支队共1.3万余人（占当时部队的三分之二），四个军分区的司令员和地委书记兼政委及2500名地方干部，由我和行署主任朱其文、地委书记李子光、焦若愚、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李荒、军区副参谋长王亢等组成“东进工作委员会”和指挥部，率领挺进东北、热河，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晋察冀分局、军区交给的光荣任务。首先由靠近东北、热河的第十四、十五、十六三个军分区部队，于8月中旬，分西、中、东三路，北出长城，挺进东北、热河。

东路十六分区部队，由司令员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率领十二团、十八团和卢抚昌支队，由九门口出关，与苏军从赤峰南下的

先遣支队在绥中会师。8月30日攻克山海关，然后沿北宁路向锦州、沈阳、吉林挺进。9月5日进入沈阳。十六分区地委书记兼政委徐志和参谋长王珩留在锦州，成立辽西地委、专署和卫戍司令部。

西路十四军分区部队第十三团、十六团一部和北进支队2000人，由司令员舒行、政委李子光、副政委黄文率领，8月中旬向热河承德进军。在兴隆县争取伪满热河军管区西南地区司令黄方岗率伪满军4个团、7个讨伐大队和警察共万余人起义。解放了兴隆、承德、滦平、丰宁。原在围场活动的北进支队王文部，解放了围场、隆化等县城，进入承德与苏军会师。

中路十五分区部队第十一团、五十一团约3000人，由司令员赵文进、地分委书记宋诚率领，8月中旬出喜峰口向热河平原、凌源、赤峰、朝阳进军。在平泉外围解除伪满军1个旅的武装，接管8座县城，俘敌伪5000余人。

在我军胜利进军的影响下，驻青龙县伪满讨伐队2000人，在张金祥率领下，接受我军改编。至此，热河全境解放。

继东路前卫部队之后，9月初，我率军区第二梯队3个团又1个营，共5000人出关。以十七分区副司令员张鹤鸣率第四十六、四十七等两个团守山海关，我率第二十五团和警卫营继续沿北宁路前进，于9月14日进驻沈阳。同日，曾克林飞赴延安向中央汇报，并迎接中央同志来东北。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同志于9月18日到达沈阳。中央决定调10万部队、2万干部到东北。由彭真、陈云、伍修权、林枫、程子华同志组成东北局，立即开展接收东北的工作。

苏军从8月9日发动攻势，8月底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占领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吉林、长春、沈阳、旅大、承德、赤峰等城市，但关东军残余武装没有完全投降，许多中小城市尚未占领，不少地方的日军还在负隅顽抗，有的直到9月间还在进行抵抗。苏军马利诺夫斯基、扎哈罗夫在回忆录中

说：“就是日本天皇颁布投降之后，个别分散的日军集团和筑垒地域的某些守备队，长时间没有停止战斗行动，并对苏军进行武装抵抗”。至于伪满军、伪警察队，还有成团、成旅的武装不但没有缴械投降，而且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冀热辽区进入热河、东北的部队，经过战斗才将他们消灭。

沿北宁路东进的十六军分区部队和军区直属队，在出关途中，首先遭到山海关守敌日伪军2000余人抵抗。我军在苏军少数部队的配合下，经过4小时激战，攻下山海关。守敌除一部分日军逃往秦皇岛外，大部被歼俘。我们同时还解除了日伪临榆县政府及驻该城的其他伪机关人员千余人的武装。在北宁铁路沿线绥中、兴城、锦西、锦州的伪满军2个旅及伪满警察队，也全被我军解除武装。我军进驻沈阳后，又将伪满军一部解除武装。

盘踞在辽阳的伪满军1个团3000余人，在伪满大臣于芷山的儿子于学谦指挥下，拒绝向我军投降。我朝鲜支队经过激烈战斗，将其全部消灭。

仍在辽阳奉集堡机场的关东军林木航空大队（有飞机20余架）在我军政治攻势下投降。

从本溪逃入平顶山的日军残余千余人，在我驻本溪部队发出通牒后，仍拒绝投降，经我军二十一旅及警卫部队围剿，将其歼灭。驻连山关、凤凰城的日军航空大队地勤人员向我军投降。伪保安部队1500人，经我二十一旅包围，解除武装。

我东路部队控制的辽宁36个市、县，吉林东部8个市、县，黑龙江2个市，每个市、县都有伪警察500人左右。我军到后，将其大部解除武装。

冀热辽出关部队自8月中旬进入东北和热河，至11月底，共解除伪满军3个旅、2个团、60个县，市的警察大队等约4万人，以及日本关东军残余武装5000人的武装，争取了伪满军1.2万人起义。我们配合苏军对日伪军进行了最后一战，在国民党军队之前进入东北，并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往东北的道路。我

出关部队进入东北后，扩大部队10万人，建成10个步兵旅、2个炮兵旅和10个独立团，以后与老部队合编补充了主力。

在冀热辽部队大部出关以后，留在冀东的部队，在军区副司令员詹才芳、代理区党委书记张明远和政治部主任李中权率领下，对冀东的日伪军举行大反攻，先后收降了兴隆、青龙伪军5千余人，攻下玉田、乐亭、平谷、蓟县、三河、宝坻、迁安、丰润、遵化、卢龙、抚宁等18座县城，在地理上与热河、冀中、平北根据地联成一片，为各根据地部队和大批干部通过冀中、平北、冀东到热河、东北创造了便利条件，起到了收复东北前进基地的作用。这是冀东党、军队和人民的无上光荣，也是党创建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一大收获。

进军东北的最初时刻

曾克林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

8月9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宣布我国抗日大反攻的到来。

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令各解放区部队向其附近的日军、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如遇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8月11日，朱总司令又发布第二号命令，要我冀热辽军区李运昌所部，即日向热河、辽宁、吉林进发，配合苏军作战，收缴敌伪武器，接管东北城市，建立人民政权。

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同志接到命令后，立即在丰润县大王庄召开党政军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詹才芳、李中权、张明远、朱其文、苏林燕、李子光和我。会议讨论制订了执行总部第二号命令的方案。决定：冀热辽军区部队，抽调1.3万多人和两千多地方干部，分三路挺进东北和热河。舒行、李子光同志率领十四军分区的十三团和挺北支队共两千多人，为西路挺进军，从兴隆、围场两地出发，向承德方向进军；赵文进同志率领十五军分区的十一团和五十一团共3000余人，为中路挺进军，经喜峰口出关，向凌源、北票、赤峰方向进军；我和唐凯同志率十六军分区向沈阳、吉林进军。当时，我在十六军分区任司令员，由我同分区副政委唐凯、冀东东北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张化东组织东进

部队工委和司令部，带领十二团、十八团、七区队、侦察连、特务连、前锋剧社、教导队、一部分地方干部和朝鲜义勇军支队，计4000余人，从冀东抚宁县台头营出发。

我军挺进东北要经过的第一道关隘是出海关，该镇是华北通向东北的咽喉要道，公路铁路横贯其间，倚群山而濒渤海，地险城坚，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日寇占据山海关达12年之久，修筑了许多城防工事，并经常从这里派出部队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清剿。我考虑只有攻占山海关，才能切断敌人的交通命脉，敞开挺进东北的大门，同时还可以利用火车运载部队快速向沈阳进军。

为防秦皇岛守敌增援，免遭腹背受敌，我们决定先绕出九门口。大部队经过连日急行军，占领了榆关镇和石门寨煤矿，于28日出长城要隘九门口，接着在绥中县前所，解除了100多顽抗伪军的武装，接管了前所。这时，军分区副参谋长罗文同志派人送来一封信，说他的先遣部队已接管绥中，并与苏联红军取得了联系，苏军准备在第二天来前所与我们主力会合。

30日上午9时，苏联红军50多人乘7辆军车，带1门火炮，1部电台，来到前所。我军在马路两侧站成四路纵队，热烈欢迎苏联红军，我与唐凯同志和苏军上校部队长热情拥抱，此时“苏联红军万岁”、“乌拉”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双方互相介绍情况后，我们建议共同攻打山海关，苏军同意我们的意见。我和唐凯带1个警卫排乘苏军汽车向山海关开进，来到山海关东山的1个小山头上，摆出军用地图，研究作战方案，并与苏军联合派出代表，我们派1名侦察参谋董占林，苏军派出1名上尉乘苏军吉普车，两次前往山海关日军司令部，递交敦促无条件投降通牒。但日军借口华北派遣军司令下村定大将奉有蒋介石的命令，山海关不归“满洲国”管辖，拒绝投降，要把武器交给国民党军队。

我们从望远镜中清楚地看到，山海关城门紧闭，四周布满堡垒和防御工事，城墙上全副武装的日、伪军来往巡逻。面对垂死

挣扎的敌人，我军在山海关东门外绑扎云梯，做好攻城准备，决心坚决消灭顽敌，以武力光复山海关。

下午四五点钟，我们向山海关发起总攻。杨树元、刘光涛指挥十二团，以火车站、桥梁厂为主攻目标；周家美、吴宗鹏、马骥指挥十八团，以“天下第一关”城门为主攻目标。苏军配合我军作战。

形成夹击态势的十二、十八两团的勇士们，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前赴后继，英勇突破敌人火力封锁，迅速冲进城内，与敌展开短兵相接的搏斗。日军在我正义之师的有力打击下，向秦皇岛方向狼狈败逃。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我军占领了山海关。这一仗除毙伤敌人一部分外，俘虏日军250多人，伪军1500多人，收缴了大量武器装备。

山海关的光复，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9月6日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华北军事要地山海关及沦陷十二年的榆关镇，为我军光复。”

山海关的光复，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使华北和东北解放区联成了一片；打通了关里关外的交通，为我军后续部队进军东北开辟了道路。

随后，军分区副司令员李道之、政委徐志和十六地区专员于明涛带领第二梯队进驻山海关，进行全面接管。我们将七区队留下作为山海关卫戍部队，并着手挺进沈阳的组织准备工作。

在山海关铁路工人帮助下，9月3日我们乘坐由前后两个火车头、挂有40多节客、货车厢的“混合列车”，浩浩荡荡向沈阳进军。车上红旗猎猎，车厢四周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在阳光辉映下越发显得光彩夺目。战士们在车厢里挂上荣获的锦旗、奖状，整个列车洋溢着节日般的欢乐气氛。站台上欢呼声、笑语声、歌声响成一片，解放了的山海关人民怀着炽热的盛情，欢送未下征鞍的子弟兵，祝愿他们进军东北，马到成功！

列车每到一站，我们都留下一部分部队同志会同随军地方工

作队一起进行接管。记得我军开到锦州的时候，伪满国兵两个旅，约7千多人企图抵抗，刚一接火，即慑于我之军威，迅速放下武器投降。我们留下十八团接管锦州，其余乘车从锦州出发，一路无阻，于9月5日上午8时许到达沈阳。

沈阳是东北的交通枢纽，重要的工业城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是我东路部队挺进东北的主要占领目标。我们来到之前，苏联红军已在8月21日解放了沈阳。在8月14日，苏联政府已同国民党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条约。根据条约，苏联红军不允许我军进驻沈阳。

列车一进站，我便去苏联红军沈阳卫戍司令部谈判。卫戍司令员卡夫通少将见我们没有军衔，认为不是正规部队，无权接管沈阳。我向他介绍了我军的情况，告诉他，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八年来一直在冀热辽广大地区坚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遵照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到东北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接管东北城市，维护社会秩序，这是顺理成章之事。也许我们临时雇请的翻译水平不高，没有把我的话译明白，卡夫通少将无端发了一通脾气。第一次谈判没有结果。部队只好呆在火车上。第二次我又去找他交涉。我的态度也强硬起来，对他说，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本是兄弟党关系，是反法西斯斗争中的战友，你们不让我军进驻沈阳是不妥当的。由于卡夫通不肯让步，我向他提出了抗议。谈判还是不了了之。第三次，我和唐凯同志再和卡夫通谈判，我们建议不用中国翻译，用苏联翻译。苏军部队政工领导人格拉辛柯接见了我们，他认为我讲的有道理，同意我们在沈阳站下车，让部队驻在远郊苏家屯。当日下午5点钟，部队下了火车，在车站广场集合。战士们精神饱满，一身崭新军装，军容十分严整。自解放山海关后，我们全换上了日式武器装备。每连配备9挺“歪把子”轻机枪，9门掷弹筒，120支“三八大盖”，每个战士一顶钢盔，子弹带换上了子弹盒，2000多人排成四路纵

队，苏军派了两辆装甲车在前面开路，我们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开向苏家屯。沈阳近百万工人、学生和市民潮水般涌向大街，房顶、阳台上也站满了男女老幼。人们挥舞彩旗，高呼“欢迎八路军进驻沈阳”、“抗战胜利万岁”、“永远不当亡国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八路军万岁”等口号，夹道欢迎我军。人们向我们队伍投掷着花簇，把帽子抛向空中，掌声、欢呼声响彻云天。欢腾的人们前呼后拥地同我们一道前进，热烈的气氛达到了高潮。苏军看到我们队伍整齐威武，深受群众拥戴，非常震惊。卡夫通马上改变了怀疑和轻视态度，即派一名上校乘吉普车迎住我们，通知部队，不必去苏家屯了，改住沈阳市小河沿。这位上校还亲自给我们指定驻地，我们指挥部设在一所小学校里，部队借住民房。从此，我们在沈阳站住了脚。

第二天，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又派两名上校通知我们说，莫斯科来电，进一步证实你们确是毛泽东领导的抗战有功队伍，可安心在沈阳。

第三天，在苏军驻沈阳大和旅馆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军长塔那哈诺夫和格拉辛柯设宴招待我和唐凯同志。当时在场的有苏军第六集团军负责人克拉夫钦柯大将及其夫人，还有军委委员杜曼宁中将。他们向我俩介绍了陪同会宴的陆军军长、炮兵军长和坦克军长。他们亲热地称我们同志，并尊称我俩为将军。他们说，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有外交关系，又签订了中苏条约，所以你们进驻沈阳受到限制。但我们是共产主义者，目标是一致的，碍于条约限制，你们最好不要称八路。为了顾全大局，我与唐凯同志同意苏军意见，并共同研究决定，部队对外暂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由我任司令员。他们还说准备通知所有苏军部队，东北人民自治军所到之处，都可接管，不得阻拦、限制。

然后，我们组织了沈阳卫戍司令部，由我任司令员，唐凯任政委，汤从烈任政治部主任。